

當你在人生低谷時，是否對一切周遭的人、事、物都感到灰心、失望、徬徨無助，沒有人能體會自己的心情？

正如有一首讚美詩的歌詞：「你說陰天代表你的心情，雨天更是你對生命的反應。你說每天生活一樣平靜，對於未來沒有一點信心。」

日前因著某些因素失去了工作，才剛從外州搬來華府近郊，還背負了一大筆貸款，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。每當看到桌上一疊厚厚的帳單總感到莫大的壓力。每天也曾向神禱告，求神賜給我一個祂所喜悅的工作。但心中却仍想著憑著我的經歷要在華府找份工作沒有那麼難吧。想不到投了一堆履歷竟如石沈大海一般毫無音訊。內心的感受正如同大衛的詩一般：「我的神，我的神！為甚麼離棄我？為甚麼遠離不救我，不聽我唉哼的言語？我的神啊，我白日呼求，你不應允；夜間呼求，並不住聲。」在某個主日中，很奇妙的事發生了，並不是神突然賜下了工作，而是牧師講道的題目：「經濟得醫治」。在馬太福音六章十九至廿四節處提到：「不要為自己積儋財寶在地上，地上有蟲子咬、能鏽壞、也有賊挖窟窿來偷。只要積儋財寶在天上，天上沒有蟲子咬、不能鏽壞、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。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裡，你的心也在那裡。眼睛就是身上的燈。你的眼睛若瞭亮，全身就光明。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裡頭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。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。不是惡這個愛那個，就是重這個輕那個。你們不能又事奉神、又事奉瑪門。」這段經文真對我來說本是熟透了的。但當牧師問到：「你們中間有沒有人為了下一餐沒得吃，或是要外出沒衣服穿而憂慮的？請舉手」。是的，如同你想的一樣，沒人舉手。我們絕大多數的人是為了不知道要吃什麼或穿什麼而煩惱，並非沒得吃或沒得穿。我突然覺得這不正是神藉著牧師的口在向我說話嗎？又有一個主日，牧師講道的題目為：「拔除憂慮的根」。在馬太福音六章廿五至卅三節：「所以我告訴你們、不要為生命憂慮，喫甚麼、喝甚麼；為身體憂慮穿甚麼。生命不勝於飲食麼？身體不勝於衣裳麼？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，也不種、也不收、也不積蓄在倉裡，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他。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麼？你們那一個能用思慮，使壽數多加一刻呢？何必為衣裳憂慮呢？你想野地裡的百合花，怎麼長起來，他也不勞苦、也不紡線。然而我告訴你們，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，他所穿戴的，還不如這花一朵呢。你們這小信的人哪！野地裡的草，今天還在，明天就丟在爐裡，神還給他這樣的妝飾，何況你們呢？所以不要憂慮，說：喫甚麼、喝甚麼、穿甚麼。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，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。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。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。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。」牧師問我們：「你們有沒有人沒有憂慮的？如果你們心中有憂慮，那是些什麼讓你們憂慮呢？」「我們有很多人是為人父母的，當你看到你孩子快要跌倒時，你們的反應一定是趕快過去扶著他。」牧師說：「世上的父母是這樣的呵護著自己的孩子，那何況是天上的父親呢！」這些話都說到我的心坎裡去了！我不就是天父的孩子嗎？天地萬物不都是祂造的嗎？那我有什麼好憂慮呢？「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，這些東西都

要加給你們了。」牧師又說到：「我們的眼光是放在神的國神的義，還是放在那要加給我們的東西？」是的，多少時候我的禱告就像是在向神討價還價一樣，如果我為神做了些什麼（其實什麼也沒做），我就期待神要加添些什麼給我。神的國神的義早就超乎我所想所求的，我又為何必去擔心那要加給我的呢？

當我回頭看那些日子，真是「多少平安屢屢失去、多少痛苦白白受！」我就彷彿一個蒙著雙眼、手中握著一把自以為是「切金斷玉、削鉄如泥」的寶劍，其實不過是把不堪一擊的鏽劍（生命中值得驕傲的事物）的盲劍客，獨自闖蕩險惡的江湖。遇到障礙物便不斷揮舞手中的劍，且劍越握越緊絕不鬆手，但這是多麼地危險、多麼的艱辛！直到有一日劍也斷了、手也空了，才發現主的手早已在前為我開路，只因當時我不願放下我自認為惟一的憑藉—那把鏽劍，將主權交託主，讓主來牽我的手。大衛的詩篇中提到：「祂不喜悅馬的力大、不喜愛人的腿快。耶和華喜愛敬畏他、和盼望他慈愛的人。」「誰敬畏耶和華、耶和華必指示他當選擇的道路。」有一首詩歌的歌詞是這樣寫著：「我走過最幸福的路，是跟隨的路，讓你的手引導生命的每一步；我走過最喜樂的路，是依靠的路把每一天交給你的心來眷顧。捨己，却更加寬潤；放手，却更加穩妥。超乎想像！精采豐富！我跟你走的這一條路。」親愛的朋友們，你是否願意放下你手中的劍，讓主來牽引你的手，帶你走這條既精采又豐富的人生道路！